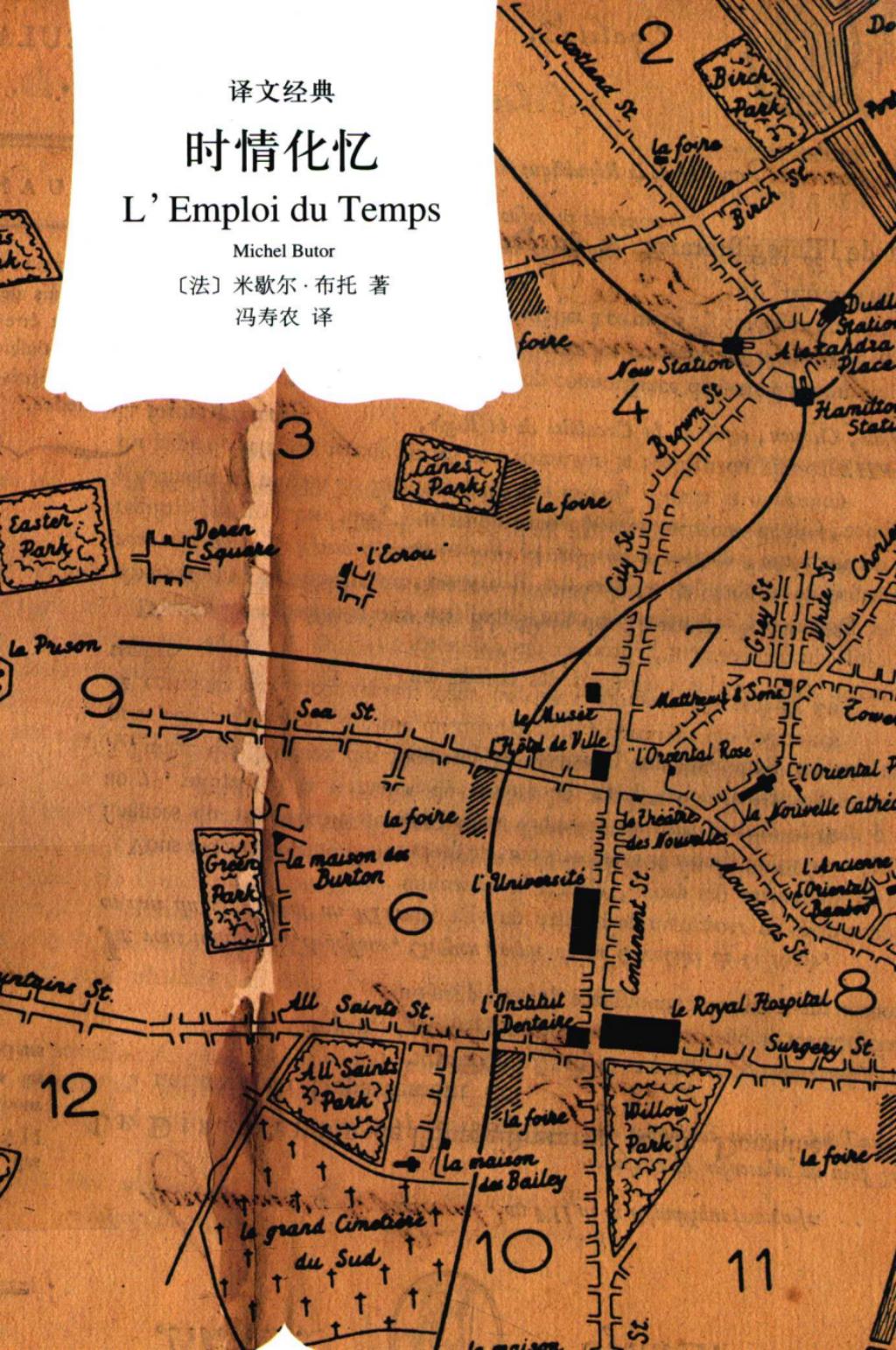


译文经典

时情化忆 L'Emploi du Temps

Michel Butor

〔法〕米歇尔·布托 著
冯寿农 译



译文经典

时情化忆

L' Emploi du Temps

Michel Butor

〔法〕米歇尔·布托 著

冯寿农 译



时情化忆/(法)布托著;冯寿农译.—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7

(译文经典)

ISBN 978 - 7 - 5327 - 6958 - 2

I. ①时… II. ①布… ②冯… III. ①长篇小说—法

国—现代 IV. 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72382 号

Michel Butor

L'EMPLOI DU TEMPS

Copyright © 1956/1995 by LES ÉDITIONS DE MINUIT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5

By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 09 - 2013 - 524 号

时情化忆

[法] 米歇尔·布托 著 冯寿农 译

责任编辑/管舒宁 装帧设计/张志全工作室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2 插页 5 字数 200,000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4,000 册

ISBN 978 - 7 - 5327 - 6958 - 2/I · 4211

定价: 49.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539 - 2925659

译本序*

柳鸣九先生在主编“法国 20 世纪文学丛书”第四辑时向我约稿——翻译法国著名的新小说派作家米歇尔·布托 (Michel Butor, 1926—) 的《时情化忆》。这部小说远不是人们普遍认为的那种“无情节、无主要人物”的新小说派小说，它既有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又有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既穿插感人肺腑的爱情故事，又掺有扑朔迷离的谋杀疑案。但它有别于传统小说的是其新颖独特的形式，这些小说形式象征性强，寓意深刻，容量大，能多层次、多侧面地反映现实。总之，布托以其百科全书式的小说技巧表现他所谓的“先进的现实主义”^①。由于作品形式别具一格，作者遣词造句独具匠心，翻译这部小说是一场艰辛的劳作。翻译完毕，译者欲就此书的独特形式、翻译上的技术处理和作品的象征意蕴浅谈些刍荛之言，并略作评论。

首先，译者想谈谈这部小说的题目的翻译。原著作品题目是“L’ Emploi du Temps”，直译为“时间的使用”，顾名思义，时间是小说的重要因素，作者独辟蹊径，巧妙地搭配时间，使时间的安排成为这部小说最引人注目的形式。我将小说题目意译为“时情化忆”，似乎使其更有了一点文

学味、一点美感。“时情化忆”与汉语“诗情画意”谐音，这部小说的“诗情画意”表现在：“诗”指布托的小说的确像一首兰波式的长长散文诗，里面的许多重复就像诗歌的“叠句”一样回旋跌宕，布托本身就是诗人，他的小说就像散文诗一样美；“情”指叙述人雅克对阿妮的“爱情”，在全书最关键的第四章“姐妹俩”中，叙述人如泣如诉地表达对阿妮姐妹俩情深意切的爱，一个个长句像他心田的涓涓细流在向阿妮哀诉衷情，他说：这部回忆录也可以说是他写给阿妮的一封情书；至于“画意”，小说用大量篇幅介绍“旧教堂里的一块彩色玻璃上的画”以及博物馆里18幅挂毯画，前者是描绘该隐谋杀弟的《圣经》故事，而后者是描绘忒修斯王子闯迷宫探险的希腊神话，希腊神话和《圣经》中的这两个故事是这部小说的基石，这些画的寓意非常深刻，要理解它们的“画意”是解码文本的关键。“诗情画意”是这部小说的第一层意思。

由此，我根据“诗情画意”的谐音改为《时情化忆》，其实许多法国作家也喜欢做文字游戏，首先是因为“时间”是这部小说最重要的形式，作家刻意在故事时间和叙述时间上进行精心的安排和实验，新小说的创新就是在“时间”这个形式上表现出很高的诗学价值，翻译这部小说的题目离不开“时间”或“时”，因此，我借“诗情”改为“时情”，从

* 本文系译者在以前发表的论文的基础上改写而成，原文题目《象征·形式·现实——米歇尔·布托〈曾几何时〉译后刍议》（《外国文学研究》1991年第四期）。

① 米歇尔·布托：《作为探索的小说》。

谐音角度突出“时”这个主题，“时”隐含着“诗”意；而这个“情”仍然保留，表现叙述者对两个姐妹的深切爱意；“画意”为什么改成“化忆”呢？因为这是一本日记体的回忆录，布托的回忆有点像普鲁斯特的“追忆”那样追踪失去的时间；“化”是变化之意，如：梁祝的“化蝶”，春风化雨的“化”之意，小说里的时间和爱情通过布托的艺术手法“化”作一串串的回忆，经过作家的精心安排，组成一曲交响乐般的回忆录。

评论首先应从文本的表象入手，寻找表象的独特性。凭着经验和直观，可以发觉文本表层的语言的“陌生化”或风格的“偏离”，以及主题的反复出现等异常现象，它们就是独特的表象，是作者的匠心所运或者潜意识的投射。这些独特的表象往往蕴含着作品的象征意义，从这些表象可逐步深入到作品的深层结构。

如果说米歇尔·布托的《时情化忆》的表象富有独特性，那么首先是小说的长句子。在法国二十世纪文学史上，除普鲁斯特外，可能其次就是布托用句最长。倘若以一个句号算为一个句子，在《时情化忆》里，通常是一个自然段为一个长句，最长的句子达十多段，占三四面纸，约有两千多个单词。长句有的像峰回路转、连绵不断的溪流，有的像重重叠叠、枝繁叶茂的树，更像一把散开伸长的扇，就连法国读者见到这些长句也会咋舌，翻译之艰辛在于先要不厌其烦地把长句拆散、捋清、梳理，然后才能用相应的中文加以

表达。但这些自出机杼的长句却是作者的良苦用心之所在，隐含着深邃的象征意义。叙述者自我坦露：“长长的句子犹如细绳一样绕在这个墩上，又把我连在 5 月 1 日这个日子上；那天我开始编结这条细绳，这条句子细绳是一条阿里阿德涅的线，因为我处在迷宫之中，因为我埋头写回忆录以便重新处在迷宫里，所有这些线都是我给已识别的路线上标记的路标，我在布勒斯顿度过的日子的迷宫比起克里特岛迷宫要复杂得多，因为我越往前走，迷宫就越在扩大；我越想探索它，它就越是变形。”（7 月 28 日星期一日记）。《时情化忆》这部小说叙述了法国青年雅克·雷维尔来到英国布勒斯顿一家公司实习一年，进城后，布勒斯顿的烟尘、瘴雾、寒冬、无聊、肮脏似乎要吞没他，这个城好像魔鬼在施魔法，使他疲惫不堪、意志消沉、麻木不仁，他觉得自己在渐渐地遗忘过去。雅克仇恨这个城市，他不屈服于城市的压抑，要奋起反抗，要像希腊神话的英雄忒修斯一样进迷宫探险，杀死怪物弥诺陶洛斯。雅克在进城七个月后，即 5 月 1 日开始以写回忆录的形式来探索这座布勒斯顿城迷宫：“我决定写回忆录，以便我重新回到过去，治愈自己的病，以便弄清我在这个充满仇恨的城市中经历过的那些事，以便抵御城市的迷惑，使自己从麻木的状态中苏醒过来……为了不使布勒斯顿的污垢染黑我的血、我的骨、我的眼睛，我决定在我的周围筑起一道城墙，它是用一行行回忆录来构筑的……”（8 月 5 日星期三日记），而这一行行回忆录的长句象征着一条阿里阿德涅线。

雅克初来布勒斯顿，邂逅一位秀雅明丽的姑娘阿妮，两

人心心相印，在雅克最孤单无聊的日子里，阿妮日日陪他共进午餐，成为雅克心灵里的一片绿洲。阿妮就像希腊神话中的阿里阿德涅公主一样给他温暖和柔爱。阿妮是文具店的售货员，卖给雅克一张城市地图，使他认清城里街道、建筑物的布局，后来阿妮又卖给他一大刀白纸，他就是在这些稿纸上开始写回忆录。这张地图和这刀稿纸象征着阿妮给他一个线团。不久之后，阿妮的胞妹来此度假，罗丝更加娇媚可爱。雅克如同希腊神话里忒修斯王子背叛阿里阿德涅一样，疏远了阿妮，企图亲近罗丝。罗丝也像希腊神话里的费德拉公主一样妖艳，但雅克生性胆怯，没有抓住时机向她求爱。当他获悉罗丝和同胞吕西安订婚时，黯然神伤，发现自己真正爱的人是阿妮，转回来再找阿妮，想向她吐露衷情，却为时太晚，被冷落的阿妮另有所爱，雅克痛不欲生。从某种角度看，这部回忆录也可以说是雅克写给阿妮的一封情书，一个个长句也像一条雅克心田中涓涓流出的长长细流在向阿妮哀诉衷情。由此可见，布托的长句隐含着象征意义，是他情感的投射。在翻译时，译者企图保持原著的这种长句风格，但汉语的句子一旦太长，读起来免不了佶屈聱牙，因此，在汉语表达上用的是通常句子，但在标点符号上像原著一样，采取“一逗（号）到底”的方法，一段一个句号，原著中长句有多长，译文上也相应有多长。但法语逻辑性强，分句与分句之间都用连词或关系词连接，因此，在汉语表达时也适当配些关联词，这样尽量保持“形似”，以展现长句的风格。

布勒斯顿博物馆里挂着十八条挂毯，上面画着希腊神话

忒修斯的故事，这个故事是整部小说的缩影，《时情化忆》的故事情节和主要人物可以说是从这个神话引发出的，布托就是在忒修斯探迷宫这一隐迹纸本上再现雅克探布勒斯顿城，以及雅克与阿妮、罗丝的爱情瓜葛。这就是法国现代小说中偶尔见到的“小说套小说”(la mise en abyme)的创作技巧。正如中国的《红楼梦》，曹雪芹在开头和第五回设计了两个神话，一是“女娲补天”，二是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整个《红楼梦》的故事和主要人物是由这两个神话引申出的。

平心而论，雅克与阿妮、罗丝的爱情故事只不过是小说的一段插曲，一条副线而已，小说的主线是叙述者“我”(即雅克)与布勒斯顿城的对立。爱情这条副线是为主线服务的，雅克把爱情的失败归咎于布勒斯顿城对他的戏弄和惩罚，是它把两位美丽的姑娘从他身边夺走，爱情这条副线加深了“我”与这座城市的对立。布勒斯顿城是一座神秘的迷宫，它像牛头人身的怪物弥诺陶洛斯一样凶狠，也像七头蛇一样变幻无常。叙述者说“从一开始，这个城市就与我对立，令人不快，使我陷入困境……它加紧控制；我目前失去航向，开始健忘，从而对它深刻的仇恨也在暗暗滋长”。布勒斯顿城使用诡计消耗雅克的精力，遏制他的勇气，麻痹他的意志。但雅克以写日记的形式要从这种“浑浑噩噩的浑浑中解脱出来，从闷闷不乐的心魔中解脱出来”。在小说里，不仅仅“我”与城对立，而且雅克的黑人朋友——霍勒斯·巴克也是勇敢的斗士，他是非洲移民，在城里做苦工，他与这座城市格格不入，生活在社会边缘和底层，被视为局

外人，他诅咒这座城市；还有侦探小说家伯顿也是布勒斯顿的叛逆者，他以笔名 J·C·汉密尔顿出版了一部侦探小说《布勒斯顿的谋杀》，寓意极深，他在书中揭发布勒斯顿的残忍，咒骂新教堂，不仅仅他们三人，全城居民都受到这座城市的压抑、钳制、扼杀，全城人都在诅咒这座城市，要布勒斯顿城毁灭。由此看来，雅克、伯顿和黑人霍勒斯同处于反抗人物的聚合轴上。因此，整部小说贯穿着一个“人与城”的二元对立结构。

布托不仅仅把布勒斯顿当作一个空间、一个迷宫加以描写，而且把它当作一个主动出击的怪物或人物。作者用怪物弥诺陶洛斯、妖仙喀耳刻、章鱼、乌龟、苍蝇、七头蛇等希腊神话中的一系列妖怪和动物的形象来形容城市；作者还用拟人化的手法，在作品下半部让布勒斯顿像人一样和叙述者对话，其实，这是叙述者内心的“潜对话”。在小说中，布勒斯顿城的化身应该是詹姆斯·詹金母子，他们俩象征着布勒斯顿的传统文化，詹姆斯的母亲长得极像新教堂的艺术神雕像，而詹姆斯是布勒斯顿土生土长的青年，从来没有走出过这座城，他对黑人霍勒斯十分反感，表现出一种城市排外欺生的态度。伯顿在《布勒斯顿的谋杀》一书中对新教堂的诬蔑咒骂暗暗触怒了詹姆斯母子。伯顿遭遇车祸后，詹姆斯坦白他做了一个噩梦，梦中他开着车，向一个行人冲去，这人长得既像伯顿又像黑人霍勒斯。实际上，这并非一场噩梦，却是活生生的一场惨剧。詹姆斯在潜意识里埋下了对城市反抗者的仇恨，他成为布勒斯顿的捍卫者和执行者。布托在创作中往往喜欢把城市和人物连在一起，在小

说《变》里，塞西尔“代表着罗马的面貌、罗马的声音和罗马的邀请”；同样，在《时情化忆》中，詹姆斯代表着布勒斯顿城。从表面上看他是雅克的同事，殷勤热情，但实际上，他企图用车辗死伯顿，又从雅克那里夺走阿妮。在人物深层结构中詹姆斯处于二元对立结构的另一极。在这一极的人物聚合轴上有布勒斯顿城、詹姆斯母子。在作品中布勒斯顿城仿佛是一个活生生的主要人物，它似乎知道雅克在反抗，利用雅克的虚荣和疏忽，让雅克将《布勒斯顿的谋杀》一书的真正作者泄露出去，导致伯顿受害，它夺走阿妮，借此惩罚了雅克（“我们偿清了”），和雅克打了个平手。

“人与城”的对立体现人对城的反抗和城对人的扼杀。反抗这一主题具体表现在“火”这一子题的象征意义上，城市经常发生火灾，游乐园的小火车铁轨被烧，霍勒斯在游乐室打气枪，故意丢下烟蒂，导致火灾，连中国餐馆也起火关门……火灾意味着城里人希望布勒斯顿城毁灭。雅克于4月30日晚把布勒斯顿地图烧掉了，这种无意识的烧毁实际上是他发自潜意识地对城市的报复。四处的火灾似乎是从他这一火种燃起。但火灾使中国餐馆关门停业，雅克与阿妮吃了个闭门羹，幽会不成，导致爱情失败，雅克认为这是城市故意把火球弹回伤害他。总之，作者把城市作为一个狡猾的人物加以描写。

城市如何会扼杀人呢？这正是叙述者在《时情化忆》中努力要探索的问题。如果说博物馆里的挂毯上所描绘的忒修斯探迷宫是小说的缩影，那么旧教堂的彩画玻璃上所描绘

的该隐谋杀的《圣经》故事则是解开这个问题的密码，是小说的关键所在。希腊神话和《圣经》中的这两个故事是这部小说的基座，整部小说的大厦就是建立在这个基座上。伯顿在《布勒斯顿的谋杀》中指出：布勒斯顿城最著名的建筑物算是旧教堂的一块描绘凶杀的彩画玻璃。《圣经》故事该隐谋杀说明了人类始祖就互相残杀。凶杀是《时情化忆》的重要主题之一，小说叙述了三个层次的凶杀：一是彩画玻璃上的该隐杀害其弟亚伯的惨剧；二是伯顿的《布勒斯顿的谋杀》中板球运动员约翰尼·温被其兄杀死在新教堂的祭廊上；三是《时情化忆》的中心事件詹姆斯·詹金企图用车撞死伯顿。作者巧妙地把三个惨剧重叠在一起，恰似一个级差嵌套的中国魔匣。一层层打开了隐藏在匣里的秘密，揭示人类的内在悲剧。该隐谋杀是魔匣的最内层，暗示着凶杀是人类的本能。这三个故事横贯几千年甚至上万年的人类文明史，从人类始祖到现在人类就在不间断地互相残杀，该隐是城市的缔造者，城市能有几多和平？在叙述者眼里，布勒斯顿的围墙上似乎都写着“凶杀”两个大字，城里随时都在发生凶杀、谋杀、车祸等事故。这一切都可以从这块彩画玻璃上得到解释，叙述者经过艰苦的探索，虽没有言明，但我们可以由此解码，得出结论：该隐谋杀乃是布勒斯顿城罪恶的本源，是城扼杀人的渊源。

二

上文我们从长句这一外在形式的象征意义出发，探索小说深层的迷宫结构——二元对立结构，我们现在试把抽象出

的这一结构从深层又回到表层加以检验，看这一结构是否准确，是否站得住脚。

小说深层的二元对立结构投射在时间的使用上表现为“两重时间对位”。布托在创作中借用音乐的对位法，在音乐里，两个或两个以上独立声部在和谐的织体中结合，两个声部可以互换位置，如高声部变成低声部，低声部变成高声部，这就叫转换对位，或称二重对位，三个声部也可以互换位置，四个或更多的转位声部也是如此。布托说：“平行对比、倒回过去、循环反复——这一切都是我们时间意识的基本要素，并已为音乐艺术的分析所证实。”^①在《时情化忆》里，作者对叙述时间和故事时间的处理就是采取平行对比、倒回过去、循环反复这三种手法。

《时情化忆》的主人公雅克·雷维尔在英国一年的实习已经过去一半多的时候开始写回忆录，写作时间（即叙述时间）从5月初到9月底，回忆前一年10月以来经历的事（故事时间），因此存在两重时间：叙述时间和故事时间，两个层次时而互相平行，时而互相缠绕，但叙述时间并非静态不动，而是处于运动状态，故事时间影响着叙述时间，叙述者眼前接二连三发生事件，他有时既要叙述眼前发生的事情，又要倒回追忆过去，从一个叙事层转向另一个叙事层，组成双重甚至多重的时间对位结构，这些层次的相互缠绕正是思维过程的关键所在，人的思维过程包含有极其复杂的层次结构，如上面一个层次是靠底下的层次来支持的，但是又反过

^① 米歇尔·布托：《漫谈长篇小说技巧》。

来影响和控制底层的活动。

布托在谈到他的小说时说过：“它不仅是一座空间的迷宫，也是一座时间的迷宫。”叙述者与其说在探索布勒斯顿城这座迷宫，倒不如说他穿梭于时间的隧道，在探索时间的迷宫。请看下列图表，便一目了然。

章 目	题 目	日记 篇数	叙 述 时 间	故 事 时 间			
				现 在 进 行 时	最 近 过 去 时	愈 过 去 时	复 合 过 去 时
第一 章	进 城	20 篇	5 月				10 月
第二 章	前 兆	21 篇	6 月	6 月			11 月
第三 章	“车 祸”	20 篇	7 月	7 月	5 月		12 月
第四 章	姐 妹 俩	21 篇	8 月	8 月	6 月	4 月	1 月
第五 章	永 别	20 篇	9 月	9 月	7 月、 8 月	3 月	2 月

|————时间的隧道（7个月）————|

这部日记体小说全书分五章，叙述时间从5月到9月共五个月，每个月的日记结集成一章；每章又分五节，一个月有四周半，每周（除周末外）写的日记约二至五篇不等结集成一节；每章五节有20篇或21篇日记，全书共102篇。值得注意的是，在全书日记的中间，也就是第51篇，正好是7月中旬写的那篇叙述侦探小说作家伯顿被车撞伤的日记，从小说的形式看，这一事件是整部小说的中心，从内容上看，它也是关键所在，是情节发展的高潮。叙述时间从5月1日开始，首先回忆前一年刚进城时的光景，中间间隔七个月，在这两重时间之间便产生一个“容积”，或者说一个心理上

的“深度”。自始至终，叙述时间与故事时间（复合过去时）平行推进，保持双重时间对位。但由于作者仍身居城中写回忆录，随着叙述时间的不断推进，眼前的事件也在连续发生，作者又得记述正在进行中的、发展中的事情，我们暂借法语语法的时态术语加以称呼，这叫做现在进行时故事时间，如在第二章中，作者时而叙述眼前6月发生的事，时而倒回过去叙述七个月前的事。从第三章开始为了解释现在进行中的事态，又得回忆近一两个月经历过的，这称为最近过去时故事时间，到了最后两章又得深入到记忆的中层，回忆四月、三月发生的事，这暂且称为愈过去时故事时间，而始终与叙述时间平行间隔七个月的故事时间称为复合过去时。这些故事时间和叙述时间形成一条有深度的时间隧道，作者调动自己的记忆在这条隧道中探寻，“只有通过许多其他变幻不定的日子，才能相继给我们唤回往昔的日子，每一事件唤起前一事件的共鸣，前者却是后者的根源，前者可以解释后者，或者两者互相对应”（9月24日星期三日记）。在这卷回忆的胶片上，有的地方相当清晰，有的地方相当模糊，但前者唤起后者，后者牵出前者，这样相互补充，弥补遗漏，多次倒回追忆，在时间的隧道里穿梭往返，最后使这卷回忆的胶片光亮清晰，投射出一幅幅清楚的图像来。

作者时间运用的第三种手法是循环反复，例如叙述者不厌其烦地回忆他多次去看旧教堂那块著名的描绘凶杀的彩绘玻璃和博物馆珍藏的十八条描绘忒修斯故事的挂毯画，每次观赏体会都不一样，都有新的发现，他的认识每次都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这种循环反复目的在于突出主题，加深认

识。人认识客观世界的规律是主体和客体相互作用的结果，每一次的观赏带来的新发现都是对前一次认识的补充和完备。循环反复相互补充，以期日臻完善。时间的两重对位或多重对位也是一种互补关系，从认识论看，布托运用的时间技巧正符合物理学家玻尔提出的互补原理，根据玻尔的理论，描述同一微观现象，可用很不相同的，甚至截然不同的图像来描述，例如波动图像和粒子图像，但两者却相互补充，缺一不可。摆弄这两种图像，从一种图像转到另一种图像，然后又从另一种图像转回到原来的图像，我们就能最终得到隐藏在实验后面的实在的正确印象。布托在《时情化忆》中正是遵循人认识客观世界的规律来支配时间，来把握和反映世界。

这七个月组成的时间隧道虽然复杂，但终究是微观的、短暂的、明显的，然而细心观察，在作品中还存在一条宏观的、漫长的、隐蔽的时间隧道。布托说过：“我们将不得不逆时间之流而前进，越来越深地沉没在过去之中，就像考古学家或地质学家，发掘时先在较晚期的地层进行，然后逐渐深入到古代地层中去。”^①布托的确像考古学家一样探索时间的迷宫，追根溯源到人类的创世之初。

这条宏观的时间隧道隐没在布勒斯顿城的地理空间上的各个老建筑物上。我们先看看原著扉页上的一幅城市地图，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城市分为十二个区，从一区至十二区的路线呈多重“之”字形串联排列，就像三弯九转的迷宫路

^① 米歇尔·布托：《漫谈长篇小说技巧》。

线，城市的中心区是六、七、八三个行政区，与叙述者在6、7、8月里所写的最关键的三章巧合，尤其是第七区，是城市的心脏，而小说叙述的车祸也正是7月中旬发生，有趣的是雅克在布勒斯顿实习十二个月，与十二个行政区不也是巧合？这也许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布托所说的“内在的象征关系”。^①那些流动的集市像走马灯一样围着城中心在四周转动。最有象征意味的是在第七区，新旧教堂和博物馆三座古老的建筑物鼎足而立，与附近的高层百货大楼相映成趣。从现代化的百货大楼到十九世纪建造的新教堂，再到十六世纪建造的旧教堂，由此追溯到罗马时代的布勒斯顿城（当时称为“战争之城”），以及古希腊雅典时代的影响，直至《圣经》中人类始祖的该隐，形成一条漫长的时间长廊，我们似乎看到布勒斯顿的沧桑变化，看清了布勒斯顿的本源。从某种角度看，布勒斯顿城是一个四维空间的迷宫，其中横贯着一个时间的第四坐标。

三

布托在《时情化忆》里采用的时间对位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的启发。他在其重要论文《巴尔扎克和现实》中这样写道：“巴尔扎克在写作《人间喜剧》时，完全没有遵照编年史的顺序，他一点一点地发掘展现在他眼皮下面的一种现实的各个方面，他经常要回忆过去。”^②

① 米歇尔·布托：《作为探索的小说》。

② 米歇尔·布托：《巴尔扎克和现实》。